

武夷长廊

# 行走武夷“小九曲”

□陈国毅 陈丰

武夷山,这座横亘于闽西北的丹霞胜境,以“碧水丹山”的绝世姿容荣膺世界双遗产桂冠。九曲溪如碧玉丝绦盘绕其间,其中四曲和五曲的山水恰似造化精心雕琢的翡翠,既蕴山水之灵秀,又含人文之精魄。周末,我与家人和朋友踏上了场穿越时空的山水人文之旅。

泛着琥珀光泽的溪水将我们引入四曲的画境。雨后薄雾初散,日影半遮,两岸丹崖镀上了金边,赭红色的岩壁上垂落着千年藤萝,恍若仙人遗落的翠玉瓔珞。溪中游弋的红眼鱼群鳞光闪烁,在游客撒落的食饵间腾跃争食,激起的水珠折射出七彩光晕。立于更衣台古桥举目,奇峰列阵似天然画廊:驼峰岩背负云霞,潜龙峰半隐碧波,玉女峰婷婷而立,每处峰峦都暗合《山海经》中的神怪图谱。

沿五曲大桥西行二刻,金谷岩的摩崖石刻群赫然入目。这些镌刻于康熙年间的碑文,实为一部立体的茶叶经济史。抚触着凹凸的石刻,三百年前的茶市风云宛在目前: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二月,崇安县令孔兴诏与延建邵道按察使白某相继颁布

禁约,严禁蠹吏以“官买”之名强征茶农心血。两道敕令如双剑合璧,斩断了盘踞武夷茶山百余年的勒索网,让“岩骨花香”重新焕发生机。细辨“沾恩僧道勒石”的落款,犹闻当年茶僧们刻石时的铿锵凿声。

岩壁间“庞公吃茶处”与“应接不暇”的题刻,则演绎着官民相谐的佳话。康熙四十年(1701年),建宁太守庞垲微服访茶,在金谷岩茶肆久候未得招呼。随行幕僚戏题“庞公吃茶处”暗表身份,惊惶的店主正欲请罪,庞公却笑书“应接不暇”四字解围。这对题刻犹如双面铜镜,既映照出武夷茶市的繁荣盛景——“水陆辐辏,茶幌如林”,更折射出清代良吏的为政智慧。

顺溪向下继续行走,题诗岩的“真山水”巨刻劈面而来。相传唐末仙人许碯曾醉题岩壁:“阆苑花前是醉乡,踏翻王母九霞觞”,而今墨痕虽杳,但四曲的山水确如诗句般摄人心魄。溪畔小径蜿蜒于茶田与竹林之间,偶见宋代悬棺嵌于绝壁,青铜时代的船棺与明清茶事遗迹在此奇妙叠合,演绎着跨

越三千年的生命礼赞。

由于五曲和四曲之间涵盖了武夷山精华的奇山异水,所以这个区域还被雅称为“小九曲”。当竹排从我们身边顺流而过之时,我们还听到竹排工人为游客津津乐道地介绍此处即是83版《西游记》唐僧收服孙悟空并诱骗其戴上金箍的取景地,随行的朋友由于是第一次到此处,还认真地通过某视频找到了该处山水,果不其然勾起了年少时精彩的记忆,频频拉着众人在岸边打卡拍照。

我们漫步到四曲,来到金鸡洞对面的小沙滩上,打开携带的茶具和水壶,泡上一泡事先带来的“四曲肉桂”,茶香和山水把众人裹挟入时光空间迷幻的隧道,身心仿佛徜徉在自然和感官的交响乐中,忘记了时间的存在。当傍晚的河风吹过时,暮色已为群峰披上紫纱。回望四曲,但见摩崖石刻与丹崖翠岫浑然一体,溪声应和着古茶市的市声,悬棺的玄秘交织着茶香的清雅。这方天地仿佛被造物主施了魔法,将地质奇观、历史烟云、人文精魄熔铸成一幅永不褪色的青绿长卷。

## 听海(外一首)

□朱盛柏

海与天缝合于一线  
风挟咸味,贴上脸颊  
我敬畏这深邃的蓝  
潮水涌来,我撷起裤脚轻退  
又忽然驻足——浪花碎成亲吻  
原是大海递来的问候

沙滩如少女肌肤,脚印被潮水抹平  
在落日坠海前,我寻找虎皮虾的足迹  
追忆昨夜海岸边  
一场被海浪卷走的梦

## 一湾秋水

几声鸟鸣,街走剩余的暑气  
秋水拭净远山的眉黛  
月光撒网,打捞河畔的寂静  
网眼间,小渔船凝成白霜

山影被暮色叠进褶皱  
蝉鸣沙哑,渐渐沉入这一湾清澈

## 石狮独白

□许伟明

我是长河桥上的石狮  
风雨刻进脊背,苔衣覆上爪隙  
一千年望流水,五百年数星霜  
你匆匆走过,我凝望河面  
我们共同守护的——  
是岸畔灯火织就的故土  
是比流水更绵长的牵挂  
若沉睡太久,便以风雷觉醒  
若使命在肩,便将磐石的身躯  
站成永恒的誓言  
直至河枯桥老

## 生活走笔

## 再一次重逢

□唐彬

光阴匆匆,五十年过去,七十名老兵重返某地军营。青丝已成白发,目光依旧炙热。

军营大门庄严如昔,哨兵身姿挺拔。营区整洁有序,现代化设施间仍可辨旧时踪迹——连部、营房、食堂的方位,早已刻进记忆深处。一位老兵轻声指点,声音微颤:“这里、那里,都有我们的影子。”

训练场上,年轻士兵的口号震天响。老兵们驻足,仿佛看见半个世纪前的自己:摸爬滚打,浑身是土,心里却踏实明亮。他们举起手机,在红砖大礼堂前合影。这礼堂见证过周末的电影和赛歌,此刻更见证着跨越半个世纪的思念与敬意。

离别时刻,老兵们在营门前久久不愿离去。“再见吧,军营!”喊声不如当年洪亮,却饱含深情。山风带走了问候,带不走刻进骨子里的眷恋。

重逢的集结号吹响,记忆如潮水涌来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都浸透着青春的汗水。军号声、枪炮声、林

下村的溪水声,都在诉说曾经的故事。

五十年后,古城的宴会厅里,老战友举杯共饮,齐唱战友之歌。岁月重逢,更觉情谊深重。期待再聚,续写属于他们的军旅华章。

军营西北角的小池塘,已化作静谧小湖。老兵们亲手栽下的榕树苗,如今枝繁叶茂,垂下的气根在风中摇曳,如同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记忆。

他们在湖畔合影,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故事的缩影。简陋营房已变成现代化营区,军旗猎猎,金色训词闪耀光芒。

临别时,湖水脉脉相送,树叶沙沙祝福。带着岁月的沉淀,老兵们将这份情长珍藏心底,期待下一次重逢。

本立而道生(木雕) 张瑶作



## 心香一瓣

# 寒花晚节香

□陈 军

如果把人生比喻为“四季”,我们“七零后”确实是到了一年中菊花开放的年龄。每当秋深,霜天寥廓,我总想起古人那句“虽惭老圃秋容淡,且看寒花晚节香”。这寒花,便是菊,而“晚节香”,则是岁月馈赠给生命最厚重的礼物。

我喜欢菊,常以它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。尤其到了秋天,自然万物开始凋零,内心深处的“悲秋”之情便蠢蠢欲动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虽没有诗人刘禹锡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的才情奔涌,但胸中常怀“秋日胜春朝”的激情,总想为这个季节表达点什么。

闽北的秋来得总比较晚。十月的季节,烈日依然灼心,炎热如夏,丝毫没有秋的凉意,连丹桂都失约,迟迟未见开放飘香。或许,正是经历了漫长炎夏的“煎熬”,才有了秋色的曼妙。秋天是有颜色的,它的调色盘丰富无比——“谁持彩练当空舞?赤橙黄绿青蓝紫”,但它的底色,终究是金黄。龙岩上杭临江楼因毛泽东的名篇《采桑子·重阳》而闻名遐迩。临江楼矗立在客家母亲河汀江河畔,秋天临江楼前盛开许多金黄的菊花。登楼四望,秋风萧瑟,秋江浩渺,黄花满地:……

秋天又是有气味的,泥土味、花香味、果熟味,五味杂陈。暮秋的风带着三分萧索,它卷走银杏的金、催落桂子的香,也吹

醒了篱边的菊。菊,是被时光遗忘的信使,偏要在万物收敛时,将积攒三季的力量绽放成枝头火焰。当朔风卷起落叶,百花零落成泥,菊却迎着寒风愈发精神。霜愈重,叶愈翠;风愈冷,花愈艳。它不与桃李争春,不与荷莲抢夏,独择万物凋零的深秋绽放,以单薄花瓣抵御寒风,用清淡香气点缀寒寂。

这并非孤高自赏,而是岁月沉淀后的从容,是“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”的气节,也是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。它用一生诠释“晚节香”的真谛:秋天不浓不淡、天高地阔、风轻云淡,温文尔雅,如人至中年而淡如菊,独傲秋霜。真正的高贵,不是在顺境中争奇斗艳,而是在逆境中坚守本心,“映朝露、傲霜枝”,于清冷处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华。

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样赞美菊花,将其象征为革命精神,暗喻共产党人顽强的意志与坚韧不拔的毅力。他在《秋菊》中写道:“秋菊能傲霜,风霜重重恶。本性能耐寒,风霜其奈何?”个体的成长之路从非一帆风顺,磨难愈多,愈能考验一个人的毅力。面对诱惑而不变本色,方见定力与担当。历经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的困难,人生风景才愈加波澜壮阔。成长本身,就是阅尽沧桑、不断排除艰难险阻的过程。

“秋从绕舍似陶家,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唐代元稹的《菊花》诗,先写秋菊之盛与诗人看花的悠闲情态,后从菊花凋谢最晚的角度,道出独特的爱菊理由——实则是赞美菊花历尽寒冷最后凋零的坚强品格。

古代文人雅士,常借梅、兰、竹、菊以喻清高拔俗的情趣,追求“凌霜自行,不趋炎势”的气质,涵养“虚怀若谷,人淡如菊”的人格。这正是君子正直、虚心、纯洁而有气节的写照,正可谓:“不羞老圃秋容淡,犹有寒花晚节香。”

我们经历过春之轻盈、夏之奔放,到了人生之秋,终于变得安详刚毅,成熟内敛。秋天是成熟的季节,也是收获的季节。秋菊有佳色,经霜花更香。这“晚节香”,是生命在岁月淬炼后凝结的芬芳,是坚守本心的高贵结晶。



仰望的果实(国画) 杨家骥作